

在休斯敦品味一个人的公园

文 / 魏礼庆

荷门公园是美国休斯敦三大公园(布什公园、纪念公园、荷门公园)中最小的一个,却是访问人次最多的一个。它有湖、有亭、有园、有露天剧场、有游船和轨道游览车、有小桥流水、有动植物、有供老年人和孩子休息的场所,是一个理想的休闲去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它更像中国式的公园,有许多人为的建筑,体现着人的价值取向,凝结着时代的印记和气息,是人与自然的合一。

与其说人期盼着鱼鸟的出没,花木的开放,期待着春天的盎然,夏天的绿荫,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花,不如说,人更希望能够获得鱼鸟的自由,花木的灿烂,梅兰竹菊的品格。因此,荷门不仅是一个被访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家园。

荷门公园是城市生活的缩影,湖光山色中映照出不同肤色和衣着时尚,烧烤炉中散发着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相同与迥异,同时也展现着人类活动的四季;它也是休斯敦历史文化的见证,其周围的建筑,健在的老人尚能如数家珍地讲述它们的诞生和发展历程,讲述它们的喜怒哀乐和遭受飓风后的凄惨。休斯敦地处南方,南邻墨西哥湾,地名、

街名、人名折射出西班牙和墨西哥文化的影响。

荷门公园还是一个开放的园子,任何一个团体和个人通过申请都可以出资在公园内修建有益于多元文化的建筑或者雕像。这里,中国亭子可以与西式露天剧场相映生辉,日本庭园可以在轻轨微型火车的喧嚣中呈现自我的宁静与韵味。这里有志愿者的“微缩草原”、“微缩菜园”、“微缩盆景”,甚至每座桥、每个长椅,都刻有赞助人的名字,虽然岁月已将它们涂抹得难以辨认,坐下来,靠上去,还是能感到他们的存在。

公园内有个迈克勾晚湖,湖的四周开放着百花,是一个静态的花园,展现着静态的美;湖边的小道上攒动着人群,是一个流动的花园,展示着动态的美。

在这里能够经常遇到吹笛的、吹萨克斯风的、拉小提琴的、跳踢踏舞的、打太极拳的、练瑜伽的,还有拍婚纱照的……然而镜头和好奇总是聚焦在鸭妈妈和它身边的毛茸茸的小鸭子或者一只只初出茅庐虎头虎脑的小松鼠上,那是生命的延续,是希望的所在。

今年休斯敦久旱不雨,枯黄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色彩成为荷门公园的主色调之一。因为干旱,市政府规定早上10时之后和晚上8时之前不允许浇花浇草,公园管理局也规定,园内不允许烧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园里许多树木和花草都干枯了,甚至干死了,显得分外肃穆和萧条,即使那些没有干死的树木,根部已经受损,明年可能也会挂起枯萎的旗幡。因此,清晨的公园里多了一些水罐车,为那些干枯的树木注入生命的希望。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荷门公园,不是早出就是晚归,为的就是到公园跑跑步,看望一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唯一的下午除外,那就是每周的周二,这是动物园免费开放的时刻,公园内到处是熙攘拥挤的人群。几美元的门票,沉甸甸在心里,也是一道不大不小的生活题。凑惯了国内的热闹,不愿再在此寻找这种感觉。

时光荏苒,不觉几年过去。公园的警察、鸭鹅、松鼠都认识我,老远就会跟我打招呼,我也成了公园的一部分。📍

初到巴黎

文 / 张悦悦

其实并非第一次来巴黎,不过前几次是作为观光客,这次则是因为工作原因要在巴黎生活上一阵子。由于一直生活在英国,去巴黎工作这件事也显得格外有趣。很多人都知道,英国和法国算是一对“欢喜冤家”;虽然常常羡慕赞美对方的文化,但表面上又互相看不起,编了很多嘲笑对方的段子。比如英国人痛恨莫名缺席,就

管它叫 French leave(法式缺席);法国人厌恶无故翘班,管它叫 filer à l'anglaise(英式消失)。所以当英国的朋友们听说我要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艳羡之余,难免也揶揄地扮个鬼脸。有人说,法语光数数就够让人抓狂;有人说,如果你口音不标准,即便说的是法语,巴黎人仍会假装听不懂。

开玩笑是开玩笑,来巴黎之前,我是不怎么怵的,因为在欧洲各国开会旅游很多次数了,欧洲城市规划、办事模式大同小异,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总觉得,至少还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应无什么问题。但我的巴黎第一课便是:“流利的”英语才是个问题。因为即便是高校图书馆的年轻管理员,英语水平也非常有限,所以“一字一

在美国,生活细节不可忽视

文/方醒



新移民凡事得开放心胸入乡随俗,尤其要注意“有所不可为”的生活细节,否则轻则失了身份让人小看,重则可能吃上官司,不能不仔细。

三十多年前,外子和我刚来到美国,为了省钱,特别买了一辆二手脚踏车。平时外子上下课是以单车代步,我则安步当车。有一天我俩心血来潮想要逛逛校园,于是外子自告奋勇用脚踏车载着我,诗情画意罗曼蒂克地上路了!两人正聊得开心,突然一辆警车拉起警笛,警察示意要我们停车。我俩还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时就被开了一张罚单,

罪状是脚踏车不得共乘。

从小跟着妈妈上菜场,耳濡目染知道买菜是一门大学问:虾子得一个一个地挑选,每条鱼的鱼鳃都得翻起来看看有没有血色,猪肉得用手压一压试验弹性,蔬菜的秆子得用手掐一掐看看够不够嫩,水果更得想办法尝一尝确定质量。这种买菜的习惯是能干尽职的家庭妇女必备且引以为傲的技能,可是到了美国就行不通了。一般鱼肉货品都有玻璃橱窗隔着,可望不可及,完全得靠眼力辨别。蔬菜水果虽然陈列在外,但是千万不可以动手动脚,否则市场经理就会对你不客气了。我偶尔实在忍不住,想要偷吃一颗葡萄看看甜不甜,一旁的就会立刻制止我,好在我都能够从善如流知所进退,否则要是给商家送警法办或是给路人拍下丑态放在网络上,不就颜面尽失了吗?

居家习惯也不简单,虽然这儿一户户离得很远,但是电视音响或是聊天说笑的音量,也得适当。尤其是后院的使用,不可太过奇特,引人侧目。大部分的

住宅区不允许把衣服被褥晾在室外,以免破坏观瞻,种植果疏用的肥料更得避免发出恶臭,招惹苍蝇。饲养的爱犬得照顾妥当,不可让它妨害邻居睡眠,出外遛狗得绑好狗链,且得带着工具塑料袋,随时清理爱犬的排泄物。总之,千挑万选的住宅区环境优雅房价高昂,就是因为住户都遵守规定善加保持的结果,我们当然不可成为害群之马。

不过,人非圣贤难免疏漏,想要不受最严厉的制裁就得靠左邻右舍的护航了。那天周末一大早,外子把前院的树丛剪修一番,两大堆树枝树叶堆置前院一旁,突然手机响起,他一接手机就贵人多忘事,把清理前院垃圾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下午,一位邻居来叫门,提醒我们垃圾还没有清掉,同时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被告到市政府,不是开单警告,而是罚一笔钱呢!

所以,每年感恩节我都会烘烤蛋糕饼干,分送左邻右舍,建立友好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只要他们不吝提醒赐教,我们的生活自然就会平顺多了! 🍕

顿”的英语才最有效——当然,只会说法语的人在伦敦的境遇肯定更糟糕。

新到一个国家,学习其语言既是必需,也是乐趣。比如我喜欢头天晚上在书上找出几种法国食品,然后早上跑到餐厅“抑扬顿挫”地照单点菜,今天是黄油面包片,明天是巧克力夹心热面包,后天换成果酱面包,看书上的音标是否真的能换来这些好吃的。

另外,抛开融入当地文化不谈,我觉得努力讲当地的语言是一种基本的礼貌。比如,我会有意识地纠正自己把随口的

yes 转换为法语的“威”(oui),而且 ok 也替换成法国人习惯的“打嗝”(d'aacord)。“打嗝”之外,相对于英语口语里用来承垫句子空隙的 well,也得变成法语的“阿擦呵”(allor)。

当然,即使是我这样自以为还算熟悉欧洲城市大致规则的“老江湖”,不会法语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比如,巴黎地铁系统和伦敦很相似,但并非巴黎所有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都有英语提示。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卡在这么一个地铁站里,在自动售票机前看着那一屏幕的法语甚是发蒙。

就在我犹豫的瞬间,旁边一个乞丐过来,在屏幕上噼噼啪啪按了一气,然后显示出我能看明白的票价单——倒不是真能看懂法语写的是是什么,但我知道单程票是1.7欧元,到了这一步直接按数字选择,塞硬币就好了——地铁票从机器里吐出来。乞丐笑着向我扬了扬手中的杯子,如果不是杯子里面的硬币哗啦作响,我会以为是法国式的举杯庆贺呢。这里很明显是另一个意思。我手头只有1欧元硬币,得,这高达60%的服务费就支持福利事业了! 🍕